國朝文類卷第十九

碑文

國子學先聖廟碑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

皇帝若曰我元胤百聖之統建萬民之極誕受厥命作之君師

世祖混一區宇亟脩文教　成宗建廟學

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圖監前人成憲期底于治可樹碑於廟詞臣文之臣鉅夫拜手稽首奉詔言曰臣聞邃古之初惟民生厚風

氣漸靡聖人憂之越有庠序學校之制天下之治
胥此焉出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爲國子祭酒選
朝臣子弟充弟子員至元四年作都城畫地宮城
之東爲廟學基廿四年備置監學官元貞元年詔
立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相臣哈剌哈孫
荅剌罕大懼無以祗德意乃身任之飭五材鳩衆
工責成工部郎中臣賈馴心計指授晨夕匪懈工
師用勸十年秋廟成謀樹國子學御史臺臣復以
爲請制可至大元年冬學成廟度地頃之半殿四
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視崇之尺加十焉配
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脩廊齋廬庖庫爲楹四百
七十有八學在廟西地遜於廟者十之二中國子
監東西六館自堂祖門環列鱗比通教養之區爲
間百六十有七制加孔子大成之號祠以太牢輦
釋奠雅樂江南復戶四十隸之春秋二祀先期必
命大臣攝事　皇帝御極陞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
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從祀廣
弟子員三百進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善業精
行成者歲舉從政又詔天下三歲一大比興賢能
於是崇宇峻陛陳器服冕聖師巍然如在其上教

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學咸曰大哉
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
本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
斯道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
書禮樂罔就其器 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
可以武治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復科舉誠欲人人
被服儒行爲天下國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
顧不在茲乎於戲隆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
頌曰
皇元受命誕惟作京以撫萬邦既訖武功載修文
教登其俊良於穆宣聖垂範罔極首尊而彰曰爾
胄子弗典于學曷風四方學以聚之廩之餼之日
就月將大德嗣服迺建孔廟迺經辟雍考制程財
審時相宜適成厥功辟雍洋洋冕服皇皇羣士景
從聖道既明渙號既加我 皇御天執道之中軌物
牖民翼翼乾乾 帝學益弘庶政惟和我化用宣躋
祀儒師賓興羣材丕紹厥先相古盛時訏謨遠猶
罔不由賢天錫 皇祖神聖文武以有萬國威何不
加令何不行何求不獲惟學是務惟材是育下民
允迪越厥左右咸有一德以匡乃辟惟 帝時憲惟

臣克念濟濟茂碩禮明樂備求作神主播須無斁

曲阜孔子廟碑　　闇復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　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
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
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自
太平文明之治粤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
孫密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
公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
乃復申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
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于金季之
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闥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
濟保魯嘗假清臺須曆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
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
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
黌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
畫濟兖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
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
臣按檀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
方今
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爲

守臣者敢不對敭休命以廟役爲任首出泉幣萬緡衆翕然助之傭工顧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掄材於野亲棟櫨楠楹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堅稱是露階鉏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侵中止歲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矗重簷亢以層基繚以脩廊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泗沂二公有位黼坐既遷更塑郓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貲用以緡計者十萬有畸落成之旦遠近助祭者衣冠輻湊觀瞻顒千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敕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粢盛復戶二十八以應洒掃仍下翰林書其事于石臣復承命踧踖旣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達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

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慈其祀蓋治古之恒規
王政之所先也洪惟 聖祖神武造邦天兵傳汴戎
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孫衍
聖公元措歸魯裒集奉常禮樂於兵燹之餘燕翼
之謀肇於此矣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霑義洽九域混同文
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
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
爵茲志未究
皇上纘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敦化厲俗爲先
務至於博施濟衆敷文來遠哀矜庶獄惠鮮鰥寡
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揆諸聖
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業以致
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
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震曜一時寔宗社
無疆之福也銘曰
道之大原寔出于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
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
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 皇肇基撥亂右武天
兵趨汴周禮在魯烝哉 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

遂臣萬方肅肅魯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
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於孝孫遹觀
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如
翬斯飛邁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
汛埽有戶粢盛有田聖政聿新希蹤治古僉曰皇
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
斯年

襄陽廟學碑

姚燧

聖元爲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糅之民而殊其籍
蠲責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戶調皆復之無有殊與
者將百年於此矣
世祖詔即闕里聚孔顏孟三族置官而教之以
俟其成德達才者垂三紀焉是皆無聞歷古而獨
見之今者也
聖天子明
典封衍聖公及下明詔
襄正貢莊學田俾完廟養
老資廩師生大會學聖人之徒覆毓
漸濡德澤
襄州
邑爲之教守令長者率以
作新廟學爲政務先而恐風行聖化之後也襄陽
宋之鄙城也金社既墟嘗歸吾元帥於忽棄不戍
故宋切業爲北門殆四十年

世祖徵兵天下不忍微利一旦以闖吾民包峴漢
而城之視猶國獸待其自斃五年迺下則其受大
兵也爲宋久城門闕矣廟謨前失闖帥武臣因陋
就簡而爲之不稱神居勢宜改爲田之在郊籍既
失存民亦廢耕主吏去之無有知其在所不敢視
江南他州之有成儲者其施力又若甚艱此前政
所以苟於其事者惟總管陳衍經度之已而受更
今總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表田募
民覬獲何時明日使是學媿德他州則二千石爲
不職且受譴矣不衆爲之就緒無日吏此者割若
俸戶此者捐若財應者讙然辭出若一帥守其家
亦勸赴功猶不足用取餘公帑治之二年聖哲中
毅賢儒傍序門堂齋庖楹礎林立朔望春秋奠薦
講肄籩豆鍾鼓有踐典節人之戾止新視易聽起所
墮習而祇畏矣遂嘗過矣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
者自唐開元配食顏子曾子於諸子以足十哲
前宋則躋孟子與顏氏並全百年未之或改後宋
則益以曾子子思子遂子張次曾子之舊故江之南
位十哲上亞顏者四[illegible]子北方學者安顏孟
而異曾思[illegible]之[illegible]國之臣不然之也其

後一侯爲寶河南是時宋人山南猶其所控
也不請而遂無之由是而配享顏孟自今以觀
顏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者伯魚前死則子思亦見
而知者惟孟子後者餘歲爲聞而知者惠學曾子
孟子學子思而得其統之傳則曾思之功果不
優於孟氏乎顏氏前死而聖人者存未嘗爲書質
之於經事十九見贊夫子者纔一問仁與爲邦二
焉一以修己一以治人他皆見稱於夫子與不待
爲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思作
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顏之

至今爲書三子二子獨見無是外其師而弟子是
尊於聞而知者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
而知者焉或曰子記汴學已識立顏路曾
皙伯魚於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云然燧曰嚮所
疑者以崇子而抑父弟於倫理非曰可併去
之也今江南已配享者二編而黜則江之北有
有功曾思者可不請而配享乎燧故嘗曰人臣有
見列而上之則可若以考文之事天子司之以
幸國家達於稽古之事雖天下學禮之臣羣然議
之必得新當世義者而後可也侯龍石求銘奉議大

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馬公昫實分刺是
郡亦以侯嘗勸宜若可易曰嗚呼是山豈可易
為哉子皿子糊知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
子貢有若則以為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為
賢堯舜遠猶未曉言聖人之所知以然孔子語堯曰
蕩蕩乎民無能焉則贊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
子沒訖漢之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
石者孝桓元嘉許魯相瑛置百石吏領禮器與孝
靈元興魯相晨奏依社稷出穀王家供禋祀二詔
魏曹植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必碑寂感以象就
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柳宗元柳州道州曰自天
子至于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
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侔大不敢一言
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繪工也
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為物與人執事或可圖而肖
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髣髴萬一者古今人無
能為者也故雖善繪工嬉而今完者以告夫後之
人銘曰
維襄形勢始終一地地毛亨而為險易昔焉畫
守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時頻時匪無學士曰

今曾以扞大[illegible]皇與既鑱壇南海涯顧
爲土中禁[illegible]名城于[illegible]之域惟廟弊軋
不稱瞻式帝[illegible]
穫是邦承流其陳兩侯衍也經書義逮成績桓桓
新宮實教所基[illegible]裔士挑達何爲聖人遺言具
在方冊口誦心作奚異親炙朝趍斯庭夕休斯廬
亦奚以間闕里即居行見接武賓興成德作之君
師實 帝之方刻詩麗牲用示無極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馬祖常

昔我 太祖皇帝受命造邦金人孫于汴
太祖即以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
都之志矣故
太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華言廼俾貴臣子弟十八
人先入就學城新刳于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追
世祖皇帝教命下始正儒師復學官廟事孔子歸
壖垣四侵地勒石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
既城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左又因故廟爲京學
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墻屋弊壞將壓
以毀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大尹曹侯上視
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爲寮寀倡然後大家

富人合貲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庇徒
者有焉施施于于咸樂相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
締構塗飾工良物辨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
惟肖威儀有容又懇請于朝得廩餼弟子員百人
受學于師復其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
興焉廟肇自唐咸通中至遼金燕爲都邑故嘗用
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與南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
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切以德賞喻
父師以櫝楚懲子弟飢焉粟肉渴焉酒醴力焉僕
使恩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於百王
之上矣
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昭明登用儒臣躬親講
學故當時勳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揖讓俎
豆之爲懿顓蒙昏庸之爲恥也而三代國學黨序
遂庠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
之士踵武而出暨
仁宗皇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賢書策名
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 列聖仁涵義揉百年
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歟燕自虞夏爲武衛之服
召公之化尚矣昭王築臺以徠賢士鄒衍樂毅劇

辛至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爲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然無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摳衣在廟將見魯鄒之美矣若嬰穎達宜所不道矧衍毅辛之徒哉夫儒者之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教無以一之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焉而尨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氣同由上之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肆業有學學有師春秋祀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入有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　列聖教化之德而應賢俟承宣之志者必寇而起矣提舉學事崔居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禎録司視以狀請曰廟之事成前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薛讓警巡監院兀都瞞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既爲言正兖郕沂鄒四公配食東鄉位其來請遂爲銘詩不辭詩曰

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嶧于日之域京邑翼翼莫不來極予誕敷文德新都有嵯辟雍峩峩璨

弁之璲濟爾象犧鎬爾弦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
何　皇帝在御百度咸若海輸維榊河浮厥柏是
尋是斷虞庠嶽嶽式光我上國玄聖儀儀玄純龍
衣衍我先師既右享之采蘋于池薦此明犧用介
我蕃蠙蕃蠙伊何彼羨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
以登膴仕以媚于　天子有鏗華鐘路鼓逢逢言燕
于公有翼有顒多士既同天府是庸維曹侯之功
曹侯閭閭廼承廼宣御劇廼專虞庠連連王士安
安祗國維賢　孝萬年

光州孔子新廟碑　馬祖常

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
常曰爾先子爲政於此州州有學以教人有田以
養士有廟以事先聖先師矣今久圮不治廟四出
無垣登降無階肖象之設五采之服不彰要靈之
位不嚴配侑之序不飾室屋樽櫨周廡重門及邁
豆禮器之類一切弊舊取具假備歲春秋釋奠官
及屬師及弟子致齋無次某等一二人辱守茲土
割其稍入合民之錢粟筏木陶瓦木材陶良以錢
庀工以粟傭力丹漆黝堊鋈錮施色之物皆集作
於天曆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

八日凡廟位象設稱乎南面而爲王者之居昔之不治者今皆治矣昔之無有者今皆有矣爾先子爲政於此州爾又以文名于時爾宜爲文告來者庶謹之而毋毀也祖常三爲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於聖人之徒陳跡往轍不敢煩州人之聽獨以我朝有道之世告吾州人始

憲宗皇帝都和寧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今都之南城孔子廟旁旨意訓誨刻載廟中

世祖皇帝潛王邸召學士王鶚因幄中設主陳俎豆觀祭孔子儀

武宗皇帝詔天下若曰世嘗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其進封至聖文宣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今

皇帝正位　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極褒崇父叔梁紇可封啓聖王母顏氏可封啓聖王夫人命以璽書告闕里廟庭猗歟盛哉夫天下既富而教興焉興教必於學學必有所師師莫若聖聖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者宜莫先焉且既富而教雖三王之治未有不富而能教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於朴俗衣服飲食給

於田蠶弋釣之力工商給於粗完男女婚嫁養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弗如他州之人必待厚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是以見其州大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之速也如此誣天下以難治者豈君子哉國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績當以吾州爲首焉茲序其實而又繫之以詩俾州人謌新廟之成而不忘州大夫之德也詩曰

於穆聖師降我新廟几筵維飾象設維肖四瞻周廟載基載築雅雅鱗鱗靈御之肅靈御之肅衣裳我人俾不爲羣而即於倫埏埴萬類同仁於天匪言莫宣匪文莫傳六藝百家咸質於經我維受之日化於成

大帝在位翕以敷施考妣啓聖而追王之四海作則文明式昭我州易教作廟維喬楩柟梓栢弗雕而斲陶瓦縣漆施色丹渥麗牲在門春秋蠲吉官屬師徒端弁以入其容鏘鏘其神洋洋牖茲顓蒙闇而日章淮巘諸谷會流爲潢南薄其郛州名爲光光在百城瘠土寡殖維人易教衣食耕織則既衣食又學爲士學士有師先聖是祠州侯德勸我

民豈忘之

真定路宣聖廟碑　　李术魯翀

初鎮州置真定路以中山冀晉趙深蠡府一州五土地人民奉我

睿宗仁聖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湯沐首務立學養士當是時也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淵潛朔庭聞鎮之學緩未即叙龍集丁未勑有司勿怠其事於是以金粟岡廟址崇瑕廡闢黌舍太原元好問有記越十有四年庚申

世皇即祚都燕統一八表置憲肅鎮府鎮憲為諸道之冠庠序闕略必憲人府人胥議興治至元暨李雖屢加葺猶有未備至順辛未憲暨府議倡集楮幣三萬市物備工募役自殿之廡自廡之門新其屋楹三十有二棟宇軒楯拱挾環合左右翔峙作杏壇于殿之北神厨于廟之東自廟徂學門垣楹柱循序森立瓦墁締築堅麗於舊先是府尹馬思忽已基未構而去政大遷易者十餘年尹張猛台倅和則平治中和允升繼至憲使妥歡提其綱賓佐韓復理其目始克有濟其年夏告成壬申秦

府遣吏李明善介徵士贍思狀來請志其績翀嘗
貳憲燕南義不容讓稽宋蔡京遷學陸佃記略曰
真定雖塞北有江南之勝江南豪傑特起如臨川
王公與孟軻相上下真定初未有聞噫是何言之
恠也真定者冀州東垣堯舊封也昔帝堯以帝嚳
子侯恒山之唐自唐侯即天子位徙山之西號陶
唐氏太行東西境數千里皆帝之所真定固神明
之宅也孔子經法於易則遡伏羲以本無言書則
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采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
黜五霸以嚴名分禮樂升降以鑑窪窩天人之道

至矣廼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唐韓愈謂堯以道
傳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蓋孔氏立教如帝
典微言如三謨帝堯孔子位不同而同聖王安石
背道迷經蒙君誤國京佃傾黨滋熾世益大壞河
南程氏兄弟承先聖之緒拯之終賴其言道不墜
地建安朱氏師則兩程裒輯遺言貫通折衷以悟
百世先正許文正公見其書神感明會相我
世皇同符堯舜世道人心翕然大正洙泗淵源日
月昭朗今神聖繼興世日趍治鎮股肱郡也帝堯
之思在焉朝廷之化先焉崇事先聖所以教也鎮

士知所鄉往下學上達尊經慎藝何德不進何業
不修何邪不鑑何古不及憲牧之輔治教縉紳之
報君父於是乎在廼賦詩以慰鎮人士曰
太行之山滹池之水孰古與美陶唐之里滹池之
滸太行之所孰今與伍皇祖之土恒山嶙嶙滹水
沄沄昊天生民思堯之仁滹水湯湯恒山蒼蒼帝
堯相望於赫
世皇始鎮之府時未忘武維士與女澤沐時雨龍
德出潛萬方既瞻春熙秋嚴自北而南皇風斯扇
時雍於變視彼侯甸恒鎮之先大殿周廡先聖之
宇久未今覩誰敢予侮有廟有庭有戶有扃肅肅
其凝昭昭其靈新是鎮學式對恒嶽惟士也確順
我先覺求門於牆求室於堂伊洛考亭使我不盲
惟聖之玄惟王之素圜冠方履天地之度侃侃闇
闇夭夭申申如自之眴如躬之親既儼既翼臨汝
明德以賓皇國方州是則鎮人聚喜歸功憲紀憲
人曰止其誰敢爾顒望神京稽首奉揚配天無疆
天子之光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

碑文

帝禹廟碑

鄧文原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修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某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鑱諸樂石而以命臣文原制曰可顧臣膚陋嘗待罪詞林今又職司儒校敢不對揚丕顯式昭毖祀垂憲來今謹按史載帝即位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其事與記禮言虞帝南巡葬蒼梧者皆語相傳以文至於封泰山禪會稽則尤爲後世侈功好大者

之論而非聖人崇德務本意也嘗以五服計其道
里遐邇則會稽寔在要荒之外先王省方肆覲政
教是敷非若御八駿樂觀游除道周衛而勤民于
遠然帝自肇功疏鑿告成錫圭躬膺歷數年逾百
歲矣猶不肯一日自暇逸以居於萬民之上則夫
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萬世之大訓哉厥
初巨浸稽天民用昏墊孰任已溺懋于奮庸天啓
聖仁聲律身度勩躬胝胈以宣地利以奠民極功
施無窮考禮報本匪越人所私爰自少康之庶子
無餘始封而命祀蓋少康距帝僅五世嬰時投艱
復脩墜緒一成一旅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緊帝之
德足以繫屬天下而庶子無餘亦克昨于東土世
席休光以及周之末季凡越之人羣居畊鑿服習
聲教遡原而上曷可食息忘也矧覩其因山之制
而遺衣服藏焉歷世推崇或著禎祥神茲顧享
皇元受命義周仁洽綏定幅員稽諸版圖貢輸則在
昔九州區域止及海內職方之大軼古無倫追惟
有夏治格幽明山川鬼神壹是寧謐　列聖繼承爾
弘茲道誕降璽書凡在祀典者命有司肅脩時祭
棟宇傾圮官爲繕完若江淛所理聖王之祀宜莫

先會稽焉戊申歲土荐饑疾癘仍臻民多流殍臣
某以季冬來領郡事慨然曰古者二千石期以共
理當爲民省憂吾其敢怠忽明年春白于宰臣凡
荒政若干事既得請還詣祠下周視梁橑風雨歇
壓黻冕弗治丹雘漫漶先是宋政和間即廟爲觀
邇年更爲寺歲侵視蔭百廢莫興乃首議復廟田
之私質于民者以贍衆鳩工庀具傭役惟時鉏荒
斧堅民士競勸龍石以楹陶甓以甃庭觀嚴敞殿
廡翼衛若帝臨止川谷賁輝以帥府命給中統楮
幣二百七十一定有奇是役之興庶幾乎知成民

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帝之平水土也九賦隩
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世治道之本獨洪
範九疇未嘗爲虞帝敷陳其說後千有餘年箕子
始以爲武王告使箕子家難而不獲信其志又無
武王者興則九疇將遂堙而無傳乎自夏歷商孰
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地
並而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奥究諸力行者使
其書徒以言語傳漢儒旁摭庶徵推致五行其言
非不較著明甚而先王綜理天人之要亦已微矣
八卦九疇道相經緯天所以畀聖人者豈偶然哉

聖上纘承大寶丕建皇極中外大臣務肩忠藎謨
協贊襄蓋將挈斯世而躋之三五之盛神人具孚
歲則順成慶浹華裔惟帝受靈茲土嘉猷德馨亦
永永億萬年無斁臣謹稽首再拜而詩之其詩曰
渭河之東有山鬱蒼鎮于南土夷視崇岡昔帝會
同圭璧斯皇翩其飈馭若帝陟方若彼橋山弓劒
是藏維是橫流潰潰懷襄爍川靜谷成賦定壇帝
躬菲惡俾民樂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
道尊百王世嚴秩祀登薦肅將牧圉有惕顧視榛
荒乃堂乃構邃宇周墻吉蠲來享雲旆龍章鑿帝
贊育時厥雨暘物消疵癘歲誅茨梁永佑皇圖儲
慶發祥即山勒銘德遠彌光

漢番君廟碑

元明善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爲守時改作於州治西
北距今蓋三百年廟日以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
都中爲守乃重作之廟旁又作之山道院館道士
以爲廟守番君廟者祀漢長沙吳文王芮也方秦
毒虐天下秦吏亦乘而毒虐其民存者囂然咸思
覆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及
諸侯兵起遣梅將軍銷助漢入關得王長沙功著

漢令然番人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令之德我而已後雖去而他都世世不忘廟而祠之尸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爲改作也王君忠信而說禮連治大郡皆著能聲今守饒又能跡前賢所爲以爲治安知今日所思者他日不以思王君哉廟成圖之以寄郡人玄教嗣師吳眞人曰此眞人昔嘗勸我者今成矣廟當有記眞人屬筆於明善遂作漢番君廟碑其頌曰

翼翼新廟有寢有堂薦我溪毛奠我酒漿靈舞靈歌冀其來享誰繫君駒芝山之嵎誰維君舟番水之洲君不來遊增我百憂靈風清淒陰雲冥迷彷彿君旗導以兩螭君其假思使我心夷君既醉止錫我繁祉庾有稻粱倉有絲枲飽暖而嬉疫癘不起太守作廟從民攸好春而有祈秋而有報猗千萬年君子是傚

侯府君夫人李氏祠堂碑

郭松年

夫人姓李氏北燕縉山人生有淑質既長婉娩聽從不學而能父母鍾愛之擇其婉以歸邑人侯氏之子士温侯氏大姓世雄鄉里而士温亦賢子弟號衣冠族遼金以來蟬聯名宦不絕著稱雲朔間

夫人始入門其家人上下目其容止閑雅皆悅以相賀自是閨門肅穆雍如也生二子曰進曰慶夫人年二十有四而士温卒居憂哀毀踰禮既免喪事長撫幼愈益恭勤不少怠親黨憐其年少煢獨勸改適則曰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禮義也吾一婦人而事二夫豈禮義乎哉因以死自誓不失節志竟莫奪聞者歎美之貞祐初金政寖衰　皇元太祖肇基王業義旗南指屢敗金兵金主畏偪徙都汴以避其鋒驅士民擕攘南渡夫人携幼孤裹粮從之草行露宿未嘗汚强暴虧婦節既渡河寓居宿州雖流離頓挫顛沛造次擇師友教養二子不輟二子亦穎悟絶人能動心忍性卓卓自樹立既而進以吏事明敏大爲宗室完顏公所知公事行樞密院事於宿審其可付重事表授下邳元帥府經歷官佩銀符凡府之謀畫教條與夫升黜守戰賞罰之用皆先事應機而辦以功累遷保静軍節度副使癸巳之變總戎淮海没王事一子曰玢慶驍勇善騎射由武選仕宰相以其才堪將帥起行間擢萬夫長金季朝廷以北兵方張慮宋人乘釁襲我腹背受敵命慶以本軍戍蜀漢遇敵戰死一

子曰瑛甲午歲金亡宿境大飢人相食夫人與孤孫玠瑛處瀕死者數四嘆曰始吾南渡與二子俱今皆死國難惴惴殘喘亦何所惜但念侯氏一門不絕如綫重遭荼毒吾何敢不力適歲饑乏食宋人船米數萬石濟宿民且誘之完顏公以國破君亡外無蚍蜉蟻子之援遂款附人賴以生范陽人張子良素居公麾下爲裨將公死子良雅不屬宋且念桑梓頗形於言色宋江淮大都督余玠覺其意陳兵脅宿民悉內徙泗州子良愈不自安皇元革命遂舉城來歸朝廷以爲京東行省仍領歸德府總管府事侯氏從而家焉某年月日夫人齋沐易服召玠瑛立床下戒之曰吾自歸汝家七十年矣遭世多虞備嘗艱苦汝所知也子死國難孫克樹立今年近期頤死無所恨脩身齊家汝宜勉之語絕挽肱而卧遂卒享年九十以某年月日葬于睢陽大陳村之別墅夫人慈祥樂易接下以仁事上以禮再遭變故臨難不苟雖白刃在前未嘗怖悼失度少變其節及二子貴顯分旄節握兵符光昭門楣無一毫驕泰色是皆烈丈夫之所難能而夫人處之裕如加以安樂壽考及見其孫玠瑛

力學爲儒佐大府縻好爵聲光洋溢享甘旨之養不以疾終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也　今上初即位方以孝治天下將一變衰俗以復乎古而貴近舉是以聞　上嘉其貞節許其家立祠奉祀祠宜有碑勅臣松年爲之銘銘曰

天地定位綱常以分女不再醮禮具成文猗嗟夫人有猷有守爰從弱齡喪其嘉耦煢然弔影將彼二雛啼寒號飢其志弗渝雞鳴膠膠不替風雨栢舟搖搖載罹寒暑金德既衰大駕南巡伯仲聯翩以登要津伯也剖符仲也秉鉞偕殁王事偕有休烈夫人之德夫人之教粤侯一門兩全忠孝神元撫運景命惟新亦有孝孫侍于夫人嗷嗷林烏受哺于子售其功德孝孫之似天錫眉壽降福孔多原始要終其樂如何堂古之制享時之祭勒此銘章以訊來裔

光州固始縣南嶽廟碑　馬祖常

五嶽奠五方之地而各神於其人風雨日月之交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疵癘焉南嶽祝融之墟距固始記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象形流行

蕩摩又豈閑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氣坱圠
旁礴扶輿充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狹中
而咸私其鄉神則罔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
他邦亦宜哉予嘗被命代祠衡嶽且辱宗伯之職
矣知典禮咸秩無文嶽瀆上之所蠲吉有事者也
惜有厲禁非民之所得禮也　國家以仁治天下示
民大同斥雕譁而不用凡山林丘陵墳衍之神能
福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而得年穀焉得無疵
癘焉茲亦上之所願推施於下者不禁也地又匪
天子歲時遣使之位禱又不大爽於禮禁廟無煩

官司而民樂相之居民上者又忍不因其俗而順
悅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廟事有成悉汝南民李
聚之力鳩材庀徒百工並興富者入貲窶者奏技
蓋聚當病若有物憑之者自言爾作廟則愈今聚
年七十矣衣結躡屣北走京師繪廟之圖介昭功
萬戶揔使府副使劉文秉御史臺管勾王珪拜馬
祖常丐文歸而刻諸廟中載考廟屋爲閣者五間
爲廡者二十間爲後殿者三間爲門者爲別室者
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於其中外鑿二池瀦水
植蓮客來游者憩息有亭東爲石矼周爲繚垣對

樹嘉木合陰成列巳蔚然而稱神棲矣固始吾州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敬愛者也既來請文夫何讓焉迺爲詩以侑邑人迎送神之詞云信民生太平之樂愷也詩曰

南山隮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神君降兮水渚幢騈羅兮夾以斧威不祥兮無疵癘順年穀兮吾食汝吾食汝兮何報鼓以牲兮蘋芼來連舞兮樂予廟翼翼兮子趨載擊鼓兮閭年秔盈疇兮秫盈田富壽愷兮衆咸熙自今茲兮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汝兮多來年汜布濩兮霈四海充無垠兮神咸在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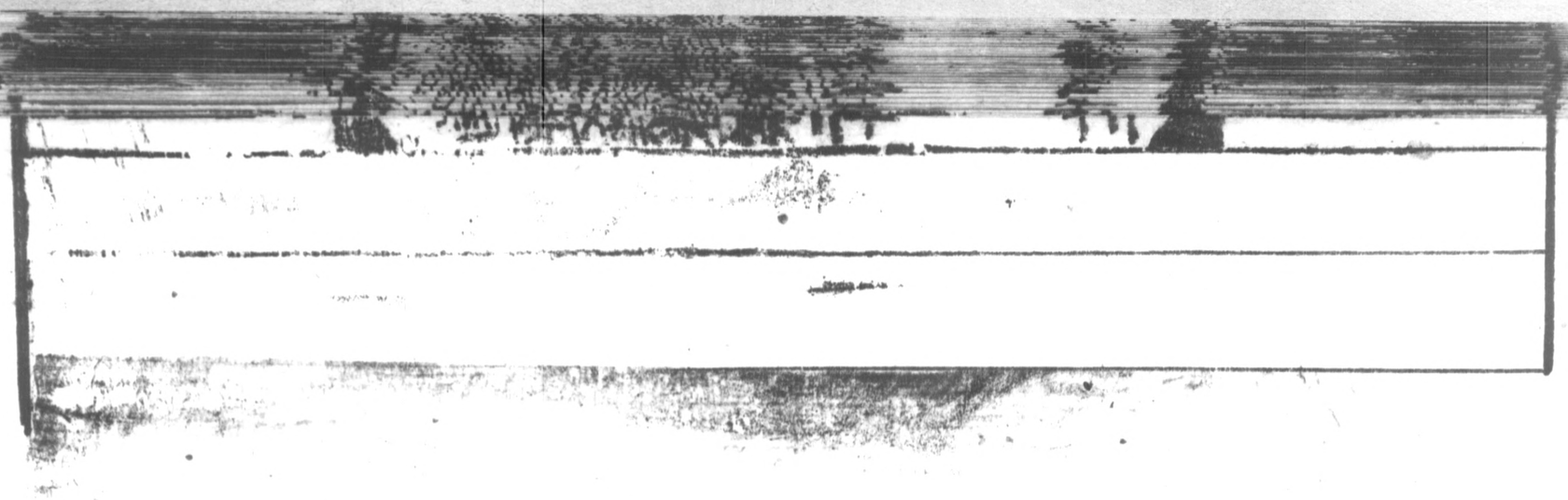
張起巖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祇自愚以速滅亡而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不可得而滅也噫秦灰已冷漢策聿新孰謂禍難散亡之餘而有伏生巋然久存獨能壽遺經於胷臆以傳來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畀之以九十之年而其所以託之者有在也濟南鄒平縣治東北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墓在焉即墓所有祠歲久弊漏縣尹大寧曹明叔視事之

歲躬拜祠下顧瞻徘徊先賢之所藏仰遺像之
有託慨然興懷營備完飾輪奐一新率邑人士與
凡在官者具牲醴以祀復專其子憲來請曰願有
述起巖緬惟先生之有功於斯文天下所共知後
世論次其功贈乘氏伯號曰大儒從享孔廟天下
通祀唯鄒平以其鄉獲私展其敬既別祠縣學又
即墓建祠其趍向可知也今曹尹復能崇墓葺祠
俾邑人益知有以景行前哲而進于學于以化民
成俗是真能舉其職矣起巖齊產也聞其請故不
敢辭既書其事因附所見俾來者有攷仍繫以銘

按漢儒林傳伏生名勝爲秦博士壁藏書以避秦
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文帝欲
召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鼂錯往受之
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
教錯孔安國書序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藝文
志尚書二十九卷乃其所授者漢儒謂之今文隋
經籍志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
篇以授同郡張生張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兒寬寬
授歐陽之子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
傳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學宋葉夢得以書出伏

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歙崇文總目尚書大傳三卷爲伏勝撰晁氏以爲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誦所聞特撰大義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文尚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爲秦博士秦坑儒無所施其學其學至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既施於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繫之秦而繫之漢題曰漢濟南伏先生祠碑云銘曰

於惟先生始焉其屯終焉則亨獨抱遺經以淑後人以慰幽貞行法俟命天錫耄年庸待治平竟以所授列于學官其道大明書以人傳人以書顯垂萬世名稽古之力斯文與俱茲　榮從祀孔廟徧于寰區罔不敬承矧茲梁鄒鄉墓攸在礪世作程沉沉玄碣體鬼所安祠以妥靈茂宰幽賢有壞必葺邇觀厥成于鄉于學祀享相望閱千百齡穹碑有銘被之弦歌用侑爾牲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